



中国

---

新文学大系

---

1927—1937

第七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In 20 Volumes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1937**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EDITOR**

**VOLUME 5**

**Book Seven: FICTION**

*Prefaced by Ba Ji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84**

Shanghai, China

#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七集    小说集五

巴    金序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375 插页 6 字数 593,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书号：10078·3511      定价：5.10元

# 小说集五

中篇卷

巴金序

## 目 录

|            |            |
|------------|------------|
| 战线·····    | 黑 炎 ( 1 )  |
| 边城·····    | 沈从文 ( 79 ) |
| 丰收·····    | 叶 紫 (167)  |
| 电·····     | 巴 金 (219)  |
| 他的子民们····· | 马子华 (345)  |
| 生死场·····   | 萧 红 (441)  |
| 清明时节·····  | 张天翼 (545)  |
| 在白森镇·····  | 周 文 (611)  |
| 桂公塘·····   | 郑振铎 (721)  |
| 我这一辈子····· | 老 舍 (773)  |
| 送报伙·····   | 杨 逵 (835)  |
| 编后记·····   | (872)      |

# 战 线

---

黑 炎

《战线》，原载一九三一年《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十一—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六月现代书局初版。本书采用现代书局的初版本。

## 序

就仅是二十多年来底饥谨的中国，混战的枪炮声几乎没有间断的爆响于全境，二十多年来还是一样地听见劳苦者群互为发着肉搏的呼喊；这不仅反映帝国主义者与资产者底剥夺的罪恶，同时还明显地现着封建社会底军阀地主对劳苦者群的残害。

这混战的结果，被逼到战地用武的兄弟们，逐渐深悟到：是谁唆使我们去屠杀；我们互相是残杀了谁个；而我们又该杀那个仇敌？……

上次世界大战过后，世界的劳苦者群早已认定这次战争的特性，是资本主义为竞夺市场挽救经济衰落的侵略战争；而中国二十多年底军阀混战，更使中国的劳苦者群，认识了这是帝国主义者欲加速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争着利用军阀以为侵略的工具，使军阀为地盘与少数人利益而混战。所以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已产出不少反战的作品；而在我们这饥谨的中国，二十多年底军阀混战，无可避免的也反映到文学上来了。

《战线》所描述的全部，是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的战争为描写背景，书中所述的一切，都是那时代中多面的真实，作者不敢虚构和掩饰。然这仅是作者个人生活所实践到的，从中或许有不少缺漏的地方，这是作者希望我们的兄弟们再去补

述的。

拙作除了描述当时一部分战争的惨剧外，极想把这用武的兄弟们所过的是什么生活，坦白地告诉与大众：这世界底劳苦者群中，还有这一类型的生活，以及我们为土地的农民，为馒头的工人……

一九三三，三，二十四。黑炎

## —

尖兵在坪村和敌人接触的时候，大约是黎明五点钟之前后吧。因为我们不是在前卫，也不是在大步队中，却是走得最慢的炮兵队里。所以这回进攻是什么时候和敌人接触的，我固然没有确实的知道，不过在天色刚刚要发亮时，我们正预备离开昨夜的宿营地那里，便远远听见坪村附近的密林里响着不少的步枪声了。

在昨宵所宿营的地方，只留着全军的炊事兵和输送队……，但其他一切的部队都在黝黯中的田野上摸索地赶上前线去了。不消说，我们这些笨重的炮兵自然走得落于一切步队之后，也是同样的在那黝黯的田野，提着几尊“七六二”的俄式山炮，跟着大队伍的后面开往前线。

这时候，天色破晓了。在我们已经走了七八里路的光景，那些在途中雇来挑炮弹的伕子便开始脱逃了，但有些逃不了的不肯再走，甚至躺下地上痛哭，哀诉，打滚。虽然他们的身上已经挨了不少进出鲜血的鞭痕，但仍不肯跟我们上火线去；更有一个叫做“小伕子”的，他说他自己还有老娘活在家里。也不肯到前线去，并且他还要求连长发他五天的工资。这“小伕子”在这些伕子们的哭诉当中，是一个哭得最大声的孩子。结果他只有得到我

们的连长，拔出一杆手枪向他的脑袋射去。于是他僵倒在地上不再痛哭打滚了。其余的伙子们，我看他们也怕遭了这“小伙子”同样的运命，大家便赶快把炮弹挑起来。

我们这四个同班的弟兄，同提着一架“后架”，虽然这是全尊炮最轻的东西，但我已经觉得异常吃力了。我的喉里一面在喘着气，眼睛注视着那崎岖不整的路面，耳朵漠然的听着官长们的咆哮和催促；但脑袋里却在凝想着：当我们在芦河村宿营的那天晚上，我们这排士兵正睡在这“小伙子”的家里。他那卑陋的房子几乎给我这排弟兄占光了，可是他的老娘一点也不气的还拿了许多稻草给我们烤火。当我们要睡的时候，那老婆子局促地走近我们的排长的前面，深深鞠了一个躬：

“排长先生！”那老婆子说，“我这个孩子可以跟你去当两个月兵吗？”

“可以的，”排长愕然地望着她，“他愿干什么？”

“当什么才赚得多洋钱？”

“伙子五角钱一天，好么？”

“五角钱？”她惊悦地提起自己枯皱的手伸出五个指头来，给这偶然肃静了的屋里一阵断片的反响。

这不仅使我们惊讶了，就是我们这个极其凶恶的排长也觉得希奇起来。因为我们向从来没有瞧见过一个母亲愿意自己的儿子跟军队去当伙子的，但后来那个老婆子告诉我们说，她的孩子太淘气了，前几月他和田主家里的伯伯吵了回来，便没有工做了，光是家里吃了几月，但这时候快过年了，没有洋钱那真要饿死，所以她的孩子要跟我们当两个月伙子，好赚钱回去。末后，那老婆子还夸张她的儿子说：“别要看他年轻，大炮也可以提得来的！”

我们迂曲地在田野上再走了三里路的光景，已距离火线不远了，骇人的流弹不时的飞过我们的身边。当走到一座小丘的时候，我们便停住了，跟着全连的炮兵都躲在这小丘的后面。班长们听了官长的命令。忙把一架架炮配上，和装上射出的仪器；这时候，只静待着实弹射去。

这炮兵阵地是在这丘之后，前面有一丛稠密的枯林，可以掩蔽炮兵阵地的全部。

士兵和伙子都一起躺在这小丘之下的一片枯草上；不过他们是被我们监视着，这时大家都躺下枯草上，拥作一团，动也不动。

连长观察了很久，才开始喊出口令：

“——开花弹！”

“目标——敌人散兵线！”

“方向角度盘——一〇〇二！”

“水准器——一〇一！”

“表尺——二〇五〇米突！”

第一炮手同样复诵地嚷喊了一遍，连长的脸似乎紧张起来，再张开他的大嘴：

“预备——放！”

一发发的炮弹大概在敌人的散兵线撞炸了，这时毕爆毕爆的枪声加紧的密放。

我和汉东躺在一块儿，悄悄听着前线的枪声和清晰的号声。然而，这些疲乏的伙子，他们不管炮声是如何地震动而刺耳的，只是提起双手掩住他们的耳朵，和互相拥在一起阖上他们的眼帘。

“你真的不要睡一忽么？”汉东说，“明天那里来的力去提前架？”

“睡不熟的。”

虽然他是说我不睡，但是他的神经也是同样的麻燥，总之也是和我一样在痴想吧。

“你有妻子没有？”我突然地问了。

“有的。”

“还在家里吗？”

“早已逃了！”

“为什么？”

“我养不活那要吃饭的老婆。”

“她在家里不好过活吗？”

“当然，至少要靠一个养活她的男子。”

“那么，她就已经做了别个的妻子？”

“……”汉东点点头，好象不愿意我再问了，后来他淡然地说了一句：

“当了兵就谈不到老婆了！”

突然敌人的机关枪向着我们的炮兵阵地扫射，因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但一忽儿又歇了。

“你今早出发的时候，”汉东说，“饭吃得很饱？”

“当然要吃饱一点，我看今天不只没有中饭吃，怕晚饭火伙也不会送来了。”

“那么我们和连长去说吧！”

“唔，这时候……是在火线呢，要是他发狠了，就象早上对小夫子一样了！”

“他们当官长的有钱买了许多洋罐头带来吃，多么舒服！我们呢？”

“不，他们是‘军官’呢！”

“娘的！”汉东说了苦笑了，我又说：

“真呢，‘官’字是两个口的，只有‘兵’字是两只脚！”

夜色黝暗而迷蒙了，我们肚子期待着终于绝望。这整天都听着毕爆毕爆的枪声，轰隆而使人耳膜隐疼的炮声，和不住地瞧见担架兵提着伤兵从这小丘旁的小路送回后方去，其他就没有什么动静。

排长从炮架那一隅踱过来，大声向我们问：

“伙子有逃过吗？”

“报告排长，还是四十三个。”因为我刚才点过了，便大胆地回答。

排长站在我们的当中，好象要说什么似的，但终于没有听见他的咆哮。一个伙子爬了起来，带着恳求的声调向他问：

“排长老爷！今天还有饭吃吗？”

“滚下去吧，吃饭？”

伙子悄悄重新躺下来，双手掩住他的脸庞，跟着便象牛吼般哭起来了。这使排长又忍不住咆哮了。

“哭什么？你们这些家伙逃了还不够？”

“排长老爷，”伙子说，“我哭我的儿女，怕他们等着我带米回去，他们也一样饿着肚子的！”

“哼！”排长似乎惊异了，挺起他的胸膛，“你这个也不是好家伙，一定要逃了！”歇了一忽又继续喊：“第四班的——邓汉东，来！非给他们知道厉害不可！”

汉东战怯地爬起来，走到排长的面前，严肃地立正着。

“鞭子呢？”排长咆哮着问。

“报告排长，鞭子在班长那里。”

“去拿来！”

汉东跑过了炮架那里去，排长又在喊：

“严阿保，张炳生都到这里来！”

我听了他喊了我的名字，忙说“有！”和张炳生一道毫不迟延地站起来。排长要我们俩把这伙子压倒在地上，股部与背都朝着天空，他的胸部被张炳生紧紧的压在泥土上。虽然我们支持着这伙子的挣扎，但有时想立刻把他放松了，如果排长没有威逼着我们的话。汉东似乎故意耽搁些时间，拿了鞭子回来。

“抽他三十鞭，下腿！”排长象喊着口令般说，“让他不能逃跑！”

我勉强压着这伙子的两条赤腿，使它不能挣动，汉东象机械般拿住鞭向伙子的两条赤腿抽去，口里诵读般在念着：

“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四二三四五！五二三四五！……”

伙子的疼叫和呻吟声，仿佛和汉东口里念的同奏一般。三十鞭抽过了，我立刻放松了伙子的两腿。在这样黝暗的夜色中，还可辨出这伙子的两条赤腿上迸出模糊的鲜血。伙子依然伏卧在地上呻吟着，排长对那看伙子的卫兵说：“留心他们要逃啊！”于是他离开我们，走回阵地那里去了。

汉东把这伙子抽了三十鞭后，和我一起躺回原处；但是他的眼睛里却贮满了一眶眼泪。

“你也哭么？”

“……”

在这时候，躺在这里的士兵和伙子们，全都沉默着。

## 二

这时候，不论谁都会想到：在这已是深夜的辰光，防线总不致有多大的移动了，那时各人都预备就在这小丘下的这一片草原上露营了。班长发了我们每人一束稻草时，连长就在警告我们说：

“这里是离火线不远的。不论那个弟兄和伙子，冷了也不准烤火！”

排长也唐突地补充一句：

“也不准点马灯，擦洋火！”

我们各自把那一束稻草扯散了，铺在地上后，才把军毯一半作褥子，一半盖在上面。因为整整饿了大半天的缘故，我竭力地想睡熟，不管虱子在身上爬动而感到怪痒；总之，只想避免肚子的难堪。

前线的步枪声也稀少了，只是还在毕爆——毕爆地，无力地，象带倦意般的响着。这种断片的声音，我们好象遥听一种催眠的歌声似的。

班长把我们喊醒的时候，就听见前线的枪声比昨天厉害得多了。在这草原上睡了一宵，浑身都被雾水打湿了，有时一阵北风猛吹过来时，便不住地打着寒噤，于是我迅速地把军毯象大衣一样地披起来。

“大概今早是总攻击了。”战栗着说。

“胜也好，败也好，总之我们实在饿不过了！”汉东含着愤恨的口吻回答。

约莫过了几分钟后，顿然几种声音高嚷起来：

“喂？来了！”

“啊！饭送来了呀！”

这时大家都狼狈地找着自己的嗽口盅和筷子，有些就得很得意地吹着冲锋号的口笛，以表示他们心里的得意。倘若在那时候，排长要我们给他抽三十鞭，才得吃饭那我们都愿意了！

大家都象饿狼般尽量把饭吞下肚子里去，到了快要吃饱了时，或是吃到最末的一碗，大家都想说：“可惜吃的只是白饭，如果有点菜的话，那就可吃得适意一点了！”

饭已经吃得很饱了，伙子们也高兴起来，大家的脸色都找不出一点愁饭的痕迹。尤其是汉东很倨傲地踱来踱去，嘴里一面咽着饭，一面在笑着唱：

“吃饭打冲锋，  
提炮提不动，  
守卫去偷钟，  
出发肚子痛！  
.....  
.....”

他用一种京调来唱，引起大家都发笑了。可是排长偶然从炮架那边跑过来向我们叱骂：

“看着伙子吧！吃了饭就象喝醉了一样，笑什么，你们这些饭桶！”

我们立刻忍住了笑声，装着严肃的模样，同时，前线的枪声突然的更加密放起来，于是，这种欣悦的笑意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去了。在这炮兵阵地也跟着轰轰隆隆打了不少发的碰炸弹，